



时值江南梅雨季，窗外雨丝如帘漫卷，晕染出粉墙黛瓦的水墨长卷。把相思搁在这潮湿的季节，任时光在雨水的滴答声里缓缓沉淀。昨夜整理旧物，从书箱底层翻出你援藏临行前送我的那枚绿松石，石面上的纹路被摩挲得发亮，像极了你钟情的藏北高原上蜿蜒的小河。随手把案头的台历翻过一页，蓦然发现此时此刻距你踏上青藏高原已整整四年。打开窗，风和着雨掠过脸颊，我忽然很想问你，在那伸手可以摘到星星的地方还好吗？我之所以没有问你“在他乡还好吗”，是因为我知道，你把所有的爱种在了那片土地，那曾经的他乡俨然早已成为你的故乡。

记得你援藏出发的那天，我们相识的这个江南小城，依然笼罩在蒙蒙烟雨中，栽满梧桐树的里弄诉说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离愁，并行在青青的石板路上，嘴边满是欲言又止的不舍。你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冲锋衣，背着半人高的登山包，站在机场的安检口朝我不停地挥手，背包侧面的网兜里，露出一本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，书脊磨得净是毛边，书角折了又折，描写西藏人文地理的那几页，边角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，那是你精心做的攻略。

当时你笑得那样灿烂，眼角的痣在廊桥口的阳光下愈发分明。我望着你转身登机离去的背影，忽然想起大学时你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，人这辈子总得有一次“疯狂的人生奔赴”。那时，你经常指着中国地图上的青藏高原，说要去听一听“世界屋脊的心跳”。当市里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选派通知刚刚发下来，你便第一个报了名，各种条件你都符合，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随人愿。

初到高原的那些日子，和你手机通话总是时断时续，你说海拔几千米处的风，能把人吹得站不稳脚跟，第一次参加牧民的篝火晚会，你喝了没几碗青稞酒就醉得抱着牦牛唱歌；藏族同事丹增递给你糌粑，陌生的口感让你有些不习惯，可看着对方凝视的眼神，你硬是咽了下去。

“这里的空气非常干净，这里的天空低得能伸手摘到星星。”有一次你我视频通话到深夜，你举着手机对准窗外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银河像一条发光的灯带横在天际，躺在草地上你都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，那一刻，你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活着是什么感觉。屏幕那边的你明显瘦了一圈，颧骨高高凸起，可一谈起你正在做的工作，你的眼睛瞬间像被高原的月光精心洗过一般明亮。

那时，我知道你们援藏干部人少，援建任务重，一个人要承担几个人的工作，撂下这又要干那。我总是怕你支撑不住，知道你有严重的鼻炎，却要在漫天风沙里跑工地、下乡村；知道你恐高，却要跟着勘探队一次次攀爬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，只为尽力掌握一手资料。可我每次问起这些，你都轻描淡写地说没事，说这里的人讲高原能治疗气病。说这话时，你身后的帐篷外，正飘着卓玛阿妈给你挂的经幡。

半年后，我收到了你寄来的包裹，打开时一股酥油味扑面而来。最上面是一条藏毯，靛蓝色的底子上绣着皑皑雪山，你附上一张字条给我：“这条毯子卓玛阿妈织了几个月，给你铺沙发或盖在身上，让你也沾沾我们高原的福气。”包裹底层还有一袋奶渣，你说这是你住的隔壁次仁大叔家的特产，别看卖相不好，嚼着嚼着就有甜味了，跟在这里过日子似的。

不知不觉中，电话那头的你渐渐也有了些当地口音，你眉飞色舞地说起了藏历新年，说过年喝的青稞酒后劲比白酒还足，那个藏族舞蹈跳起来特带劲。你还说起了那里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光伏电站投产发电那晚，整个山沟的人都举着火把载歌载舞，那寓意着幸福生活的火光，在你眼里燃烧了整整一夜。

有一次视频通话，恰逢你在山脚下的小学支教，镜头扫过教室，墙上贴满学生的画：歪歪扭扭的牦牛，戴着红领巾的孩子，还有奔跑中的你，你

被涂成了黑色，估计是被高原的太阳晒得过于黑了。你笑着随手抹了一把脸，额头上的汗珠滚进晒出的高原红里，额头上与年龄明显不符的皱纹盛满了清晨的日光。

那年冬天你没能正常休假回家，你说暴雪封了路，得留在定居点帮牧民转场。冬至那天，你发来一组照片，那是你和藏族同胞挤在帐篷里，正围着铜炉煮羊肉，你穿的藏袍上沾着雪，手里举着啃了一半的羊蹄。“老妈说，冬至吃羊蹄，来年走得稳。”你发语音信息时，背景里有藏语的歌谣，混着风雪声，传到了这江南的小城。

我盯着照片里你冻裂的嘴唇，突然想起你以往冬天总是穿得像一只可爱的熊猫。可现在的你，能

情上看非常激动，还好一同就餐的人中有人懂藏语，翻译说，大叔说你是他这一生见过的最实在的娃，把心都掏给了这茫茫高原。

夜间，我们躺在帐篷里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你说刚来时总失眠，想家想得很厉害。有一次你在工地摔了腿，卓玛阿妈愣是背着你走了几公里，她的腰不好，一路上有好几次险些跌倒，下边就是看不到底的沟壑。静躺养伤时，你望着屋顶的破洞，那里正照进一颗亮闪闪的星，从那天起，你就不再想离开，这里的人、这里的一切都需要你。你说这些话时，风正穿过帐篷的缝隙带来远处寺庙的钟声。我忽然懂得，所谓故乡，从来就是不是户口本上的地址，是那些让你觉得被需要的地方。而那些在你疼时给你擦药、饿时给你递粮的人，便是你的亲人。

三年的消息里，总是带着收获的甜。你说新建的水电站通了电，牧民家的冰箱终于能用了，冷链车第一次开进高原时，次仁大叔摸着车厢哭了，他说这辈子还真没想过牛羊肉还能卖到千里之外。格桑梅朵在作文里写道：“李老师说过，山的那边还是山，但路能连通起来。”

你进藏第三年的夏天，我收到你寄来的援建的希望小学的毕业相册。最后一页是张合影，你静静地站在国旗下，身边是穿着新校服的孩子们。你的藏袍上别着一朵盛开的格桑花，那是孩子们给你戴上的，照片背面写着：“这里的孩子，心里憧憬着未来，心里装着我们伟大的祖国。”

援藏期满那天，你又发来了一段视频。车子开出定居点时，牧民们排了两里地，卓玛阿妈往你包里塞了一把青稞，她说：“带着高原的种子，到哪儿都能扎根。”格桑梅朵追着车跑，手里依然举着一幅画，上面写着“李老师，我们等你回来”。你坐在车里，背对着镜头，肩膀忽然微微颤抖起来。

终究你没有离开高原，没有回到江南，你申请了援藏延期，你说要筹建完牧民文化站再回来。“这里的故事还没写完”，你在电话里笑，背景里依然有阵阵悠扬的笛声和歌声，“再说，我的藏袍还没穿旧呢”。去年冬天，你寄来一张特别的照片，你站在刚落成的文化站门口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唐卡，画的是西藏和江南的旖旎风光，中间用一条开满鲜花的路连通起来。你说这是你和老艺人一起画的。“路的这头是家，那头也是家。”照片里的你，鬓角竟有了几丝白发，站在经幡下，腰杆挺得笔直。

不承想，自那之后大半年过去了，一直没有了你的信息，几次打电话给你，都是无法接通。近日整理邮箱，看到了你发给我的邮件，你说你又转战去了高原更远的地方，那里的援建任务刚刚开始，那里更需要你。你说既然来到了这里，就要一直干下去。邮件结尾处你写了几句话：“刚来时，总觉得高原的风太烈，能吹散所有的牵挂。后来才知道，烈风里的牵挂反而扎得更深。当看着自己亲手种的树发了芽，亲手教会孩子读书，他乡的泥土就变成了故乡的模样。”读到这些，我想起你临走时说的话：“人这一辈子，总得有个地方，让你觉得没有白来。”

窗外的雨还在缠缠绵绵，沉思许久，我终究没问出那句“你还好吗”。因为我知道，当一个人的心坚地融进了一片土地，那里的风会替他回答，那里的云会替他微笑，那里的人民会替他把日子过成诗的样子，就像是你说的，真正的故乡，是那些让你愿意付出真心的地方，是那些让你觉得“自己活着，对别人有用”的地方。

此时此刻的高原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在飘着雨。而你，一定正站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，亲眼看着自己种下的希望，在他乡的土壤里，长成了故乡的模样。

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夜里坚持看守着抽水机，只为不让水管冻裂，嚼着干硬的糌粑蹲在田埂上，和老农讨论着青稞的长势和来年的收成。你说过，在那里没有人把你当外人，他们看你的眼神，跟看自家娃娃一样。

临近春节时，你发来一段视频，是你在草原上和孩子们放风筝。你的风筝是一只用牛皮纸做的雄鹰，一双翅膀上画着高原的花草和山水。你给孩子们讲北京天安门、讲长城、讲故宫，蓝天下，发黄的草地上，你追逐着远去的风筝，孩子们说长大了一定要去北京，去你的家乡，去看看大山外的天空与风景。视频最后，你站在一顶白色的帐篷前，帮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扯风筝线，她突然踮起脚在你脸上亲了一口，高原的阳光落在你们身上，像镀了一层淡淡的金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有些牵挂，早已越过千山万水，在他乡的土壤里发了芽。

第二年夏天，我去西藏看你，车子刚进那曲边界，就见你站在路边等我。紫红色的藏袍穿在你身上竟毫不违和，晒成古铜色的胳膊上，还留着被牦牛绳勒出的红痕。你拉着我往定居点走，脚下的路坑坑洼洼，可你走得相当稳当，像在那里走了半辈子似的。

“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‘小江南’”。你指着远处的温室大棚，眼里满是希望和得意。钢质骨架的塑料大棚在阳光下泛着白光，里面种着青椒、西红柿和一些绿叶蔬菜，甚至还有草莓。正在采摘蔬菜的藏族姑娘见了我，红着脸往我手里递上几个西红柿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“这些都是李工种的，甜得很。”

定居点的小学新教学楼刚刚盖好，这也是你们援藏团队协调援建的。教室里的课桌椅都是新的，墙上挂着你手绘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。孩子们跑出来围着你，喊“李老师”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有个扎小辫的姑娘，举着一幅画跑到我面前，上面是两个牵手的青年男女，在认真看着图纸，远景是雪山，近景是稻田。

“她叫格桑梅朵。”你摸着小姑娘的头，眼里的温柔能溢出来。小姑娘说她长大了要考上海、天津、杭州的大学，还说要把西藏的故事讲给外地的小伙伴们听。那天的阳光格外强烈，你站在孩子们中间，影子和他们的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你的，哪是他们的。

傍晚，我们一起在次仁大叔家吃饭，铜锅里煮着牦牛肉，香气都能勾出肚子里的馋虫来。大叔不会说汉语，却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肉。他喝多了青稞酒，不时地拉着你的手拍肩膀，嘴里呜呜哇哇说着什么，我一点儿都听不懂，从表

首次排练堪称灾难。钢琴的第一个和弦引得三只抚慰犬齐声吠叫，中提琴手被突如其来“和声”惊得跑调。然而，当单簧管独奏柔板时，狗狗们逐渐安静下来，这给了我的新的灵感：与其让动物适应人类音乐，不如创造一种属于彼此的语言。

演出前夜，我在纺织学院的长椅上独坐至露重。月光为红砖墙镀上银边，令我想起《霸王别姬》中张国荣的唱段。一只灰兔从草丛探出头，在月光下宛如精灵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了这场音乐实验的意义：艺术最动人的瞬间，永远诞生于边界被打破之时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场汇报演出线上门票开售即罄，甚至出现高价求票的现象。当旋律在剧场中流淌时，表演者们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这场艺术实验，歌手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诉说故事，钢琴师指尖流淌出灵动的音符，小提琴手则随着旋律即兴摇摆。而最令人惊叹的是，抚慰犬们展现出超乎想象的音乐感知力，它们竖起耳朵，目光专注，仿佛能捕捉每一个音符的律动，甚至洞悉演奏者即兴转音中的情绪变化。观众们不自觉地随着节奏摇摆，而舞台上的小家伙们踩着节奏拍摇头摆尾，时而提脚轻踏，时而扭动身躯，用憨态可掬的动作点燃了全场的热情。

这不再是一场简单的音乐表演，而是一次跨越物种的艺术对话。抚慰犬与演奏者们的默契配合，仿佛一场奇妙的轮回，此刻的音乐打破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。钢琴师会因狗狗的靠近而调整和弦，小提琴手则根据它们尾巴的摆动改变弓速，观众席间不断传来惊叹与欢笑。舞台上下沉浸在同一个律动中，观众、演奏者与抚慰犬共同编织出一幅生动的艺术画卷。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掌声经久不息，而几只狗狗安静地趴在乐手脚边，仿佛它们也懂得这场演出的意义：音乐不仅是人类的语言，更是所有生命共通的诗。

最终，这个“人犬共奏”的音乐实践项目，取得近六成的投资回报，项目成果被教授列为“音乐产业跨界创新典范案例”，利兹大学的校报也做了报道。我们将全部收益捐给英国著名的慈善机构，以音乐人的温度回馈社会。在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红砖校园里，艺术与生命的对话从未停歇。我的所谓“创新”，不过是捕捉了那些被匆忙脚步忽略的瞬间——在琴键与爪印的交叠处，在音符与呼吸的共振里，在人类与所有倾听者之间。

（作者系英国利兹大学音乐学院&商学院“音乐管理”硕士研究生）

## 青春园地

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  
投稿邮箱: wyzkzhanlan@sina.com

## 红砖墙下的琴键与爪印

刘星话



清晨的利兹大学，雾气在哥特式建筑的尖顶间流转。我站在纺织学院前的草坪上，几只野兔正低头嗅闻张国荣“粉丝”献上的花束。几十年来，无论阴晴雨雪，总有人在此放下新鲜的玫瑰和手写思念卡片，仿佛时间从未带走了什么。露珠浸湿了我的球鞋，却让思绪愈发清晰，这已是第一百零一次在此思索音乐的边界。

作为同样来自东方的学子，我常想家四十多年前，那个名叫张国荣的年轻人是否也曾立于此处，对着英格兰的天空勾勒他的音乐梦想。这位将东方美学融入西方旋律的前辈，对艺术的追求始终指引着我，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：“艺术就是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边界。”

三周前，导师在音乐实践课上，布置期末作业时强调：“不要给我安全的，可预测的作品。”她的目光扫过每个学生，“音乐需要冒险家。”一只鸽子恰巧落在窗台，歪头聆听，仿佛也在思考这句话的分量。

校园里的动物们总是最忠实的听众。每当琴声从音乐学院的窗口飘出，草地上便会聚集起一群毛茸茸的“乐评家”。它们或许不懂和声理论，但那专注的神态比任何掌声都真挚。这让我萌生了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：能否让它们从听众变为参与者？这个念头充满风险，若观众不买账，不仅可能挂科，甚至会影响毕业。

图书馆的B区23架与24架之间成了我的秘密基地。《哺乳动物听觉范围研究》与梅西安的《鸟鸣集》并排摊开，洛伦茨的《所罗门王的指环》中夹着谭盾的《水乐》手稿。最终，在《动物行为学》与《实验音乐史》的缝隙里，我找到了那个连接点。我决心组建团队进行一场跨界音乐表演，探索音乐与抚慰文化的融合可能，为了艺术的多样性，这场冒险值得一试。

## 青春园地

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  
投稿邮箱: wyzkzhanlan@sina.com

任志民

硕士研究生

天津音乐学院

硕士研究生

天津音乐学院